

我对爱国人士安汉的回忆

李 芬 白

我在1934年鉴于日帝侵华猖獗，投笔从戎，就学南京中央军校（即黄甫）。安汉先生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实业部林垦署任职，并兼治淮委员、金陵大学课任教授。我在此期间，参加过几次陕西省南京同乡会和留京学会，认识了安汉先生。他的身材高大雄伟，风度文雅大方。有时星期日放假，我们通过新街口到明瓦廊瑞福里4号他的公寓去耍，有时还在那吃饭。他的夫人中等身材，不爱说话；家里有个小女孩，约三岁，名叫大都。

安汉先生在南京时，只要是汉中青年找他请求帮助，如介绍入学、招工，他都是热情接待；甚至入学需费，他也慷慨资助。就拿赵葆如来说，在南京还在安汉寓馆住过，打扰多日。安汉遇难时，赵为南郑县参议长，听说还帮了倒忙，令汉中人士不解。

抗战第二年，我在凤翔任军校七分校十五期二总队的区队长时，去西安太阳庙门他岳父家找他。这是南京分袂后的第一次见面。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岳父李问渠先生。李老当时任省府秘书，写作甚佳，原籍江苏，开过医院。饭后出门，他叫了两个黄包车坐上，拉到东大街我住的关中旅社，结算帐目，带上我的行李又到广仁医院南旁居仁巷二号他的二家兄安仲峨家（是一单独新院）。仲峨先生这时任省建设厅科长，系日本留学生，出任过礼泉县长。安汉先生至兄寝室写了张信装入信封交给门房人嘱：科长回来你交给他，我带李先生上街看看。走到书店门口，我感到抗战洪流，人与人的行踪不定，见面难得。为了留念。遂买纪念册一本，（还是安汉先生开的钱）。我将册子捧上说，请安先生写头一页。他拿回去写的是“抗战必胜，建国必成”八个大字，与赵孟頫字体一样。第二天中饭，仲峨先生备办了酒席，筵间说：这是三弟杰三给的钱，要我代表招待你。你要多用菜用饭，不要客气。下午安汉先生又来了，同仲峨先生三人座谈。他们问

我：陈鼎是你的同学，他现在那里？我答：在兰州，属于七分校系统。又问：是不是汉朝那个皇帝白汉王陈友谅的后代？我答：这就不知道。仲峨先生又问：他的字叫星五，是哪两个字？安汉先生解释说：不是别的，因他同舍侄女订了婚，她来到了西安。我们的意思，你写信去，要他请假来西安完婚，我们给他俩主持婚礼。她的父亲是我们的四弟，病故很早，我们应当操心。（后来我当天发信兰州陈鼎）。

1938年初春，我在终南山任七分校军需实习班一期队长时，因公至西安太阳庙门会见到安汉先生。这时南京政府迁重庆，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。原实业部长吴鼎昌调为文长官，经济部长为沈鸿儒。安汉调任国营黄龙山垦区副局长，（局长是朱庆澜，未到职，安负实际责任。）这次见面，他的公子安民新经他介绍认识了我。公子身材与他一样高大健壮，举止彬彬有礼。安先生说：民新欲入军校，现在正招十六期考生，你回去向七分校副主任顾希平说明我的意思，顾是我的朋友。下午返队，经过王曲校部，急向顾告知。顾满口答允；欢迎欢

迎，李队长你通知叫他来。后来看见安民新考试成绩优良，编入十六期特科总队炮兵队，听说解放时他任国民党军队炮兵连长起义了。……

1948年，我由甘肃河西走廊回陕，路过永登汽车站下车，听到站长说话口音是汉中人。我向前请问站长贵姓，他把我的佩戴符号看后，便拉住我的手说：久闻久闻。到他家坐定，彼此介绍情况。原来他叫张志学，汉中府街住，安汉是他的三舅父。他说：他因公到重庆，见到杨觉天，杨一开头就骂他不仁，说你舅安汉遇难受审时，你还出庭证明他的罪行？听后，他才解释说：不是我，是舅家从前收养的女子，长大成人出嫁后所生的儿子。杨先生听了才息怒说：你舅遇害消息传来，我们在重庆的一些好友还举行过追悼大会。杨觉天是南郑人。时任国民党中训团政治主任。